

# 湖北天门县肖家屋脊遗址 史前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分析

王银平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

摘要：本文通过对肖家屋脊遗址的聚落形态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当时的某些社会结构特点：即通过该遗址居址区、祭祀活动区和墓葬区三个部分的聚落形态和各阶段性变化，探讨该遗址从屈家岭文化时期到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形态的演化轨迹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关键词：肖家屋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聚落形态；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K8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8)06-0029-07

## 一 前言

聚落考古是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考古学研究，目的是探讨聚落结构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以及聚落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聚落考古应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内容：其一，是单一聚落形态、布局及结构的个案；其二，是同一考古学文化同时期聚落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其三，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或同一谱系不同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聚落布局的分析；其四，是不同谱系同一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类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它们异同的探索；其五，是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sup>[1]</sup>。聚落个案研究，是聚落考古的基础。本文就单一聚落遗址个案，从单个聚落的整体形状、聚落内各种遗迹形态以及聚落布局或聚落内部各种遗迹关联方式三个层面展开。考古学者研究聚落形态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是对象的形态特征（如：质料、技艺、形式结构）与空间关系（如：方位、距离、高差、大小）。借鉴前人的研究经验，并结合肖家屋脊遗址田野考古实际情况和现有考古材料的特点，本文拟从两个层面，即聚落内单个建筑与聚落内部空间布局，对该遗址进行聚落分析。对于单个建筑主要探讨其形态结构与建筑技术；对于聚落内部空间布局，主要探讨房屋布局以及重要遗迹（如祭祀场所、墓葬）或遗物在聚落内的空间布局，以图尽可能推断当时聚落内部结构与组织形态。

迄今为止，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各时期的单个建筑遗址已发现不少，但对整个聚落布局

则了解不多。其中已发掘的典型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存不少，但只有黄楝树、青龙泉、红花套和肖家屋脊等处聚落相对完整一些。本文则选择肖家屋脊遗址，以个案的形式分析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房屋建筑、墓葬以及相关遗迹，以期达到管窥当时聚落形态之目的。

## 二 肖家屋脊遗址史前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分析

肖家屋脊遗址是湖北省天门县石家河遗址碑的组成部分。1987 年~1991 年前后经 8 次发掘<sup>[2]</sup>，总计发掘面积已达 6710 平方米（包括扩方面积），位置集中在肖家屋脊台地的东北部。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主要分属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两个时期，而遗址有房屋、灰坑、排水沟、灶堂、祭祀区和墓葬等。下面本文就根据其中的房屋、祭祀区和墓葬这三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部分，来进行讨论。

### （一）居址区

房屋是最复杂又最能反映社会面目的一类遗迹。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再加上文化传统、居住者的家庭状况和建筑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房屋住宅的形态各不相同<sup>[3]</sup>。肖家屋脊遗址<sup>[4]</sup>发现的房基数量较少，破坏较重，但数座房基可以看清其基础部分大致的形状。

据《肖家屋脊》发掘报告（以下简称《肖》）的分期，首先讨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房址。一期房址 1 座（F3），残存房基扰乱严重，残存室内房基和柱洞，东西残长 8.6 米，南北残宽 6.5 米。根据房基和柱洞的分布情况，房子的结构应为长方形地面式建筑。地面铺有成片的用于防潮的红

烧土，房址内有分布无一定之规的柱洞 29 个，在房基下的东南角发现两碗对扣正置的现象，可能与奠基有关。二期房址 6 座：F1 保存较完整（图一），房基平面呈长方形，门向南，分前后两室，间有隔墙，前室门道较清楚，略高于室内地面（是否有坎？），门道两边各立一柱支撑（D4、D5），柱洞底部垫有陶缸片，根据柱洞的间距判断两室间应有门道相通。房基保存基本完好，室内布局无从了解，北墙宽而无柱洞，可能为土筑墙。F5 残存房基和柱洞，房基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另外，在房基中部的红烧土下有一厚胎陶缸堆积，估其用途应与奠基有关。F13 房基平面呈长方形，北边齐平，灶坑设在房基的北部中间，坑口近圆形。F15 四周有等距密集的柱洞，东西两面柱洞大体对称，可能是土坯墙。室内中部有一灶坑，内出两对对扣的碗，灶旁还有两个柱洞，说明灶上可能有烟囱（图二）。由上述材料可知，此时期房屋布局为长方形地面建筑，有单间和双间房，也存在多间排房，如 F13 虽不完整，但从其柱网分布看，似为三间以上的多间排房。房基内一般都有垫土，居住面均用黄土铺成。个别似经火烤，还铺垫红烧土，以防潮、耐用。垫土下埋有对扣碗（F3）或缸（F1，F7）做奠基。各房址都有数量不等且分布密集的圆形柱洞，反映出应是木骨泥墙的房子。但个别的房子（F5）北墙宽基而无柱洞，可能为土坯墙体。此外，在这些房屋周围常发现有与房屋平行的灰沟，应为排水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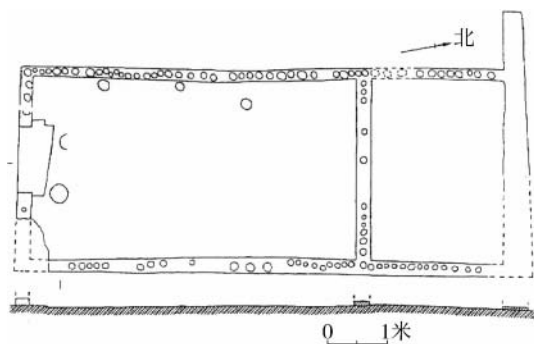
按其空间关系分析，据残留迹象观察，房屋成组集中分布，似乎具有院落的初步形态。F3、F2、F5 集中分布在 AT1519、AT1520、AT1521、AT1420—AT1423、AT1320—AT13232 等几个探方内，从房基遗迹的走向看，F5 应是东西（长）走向，F3 或 F2 则可能是南北（长）走向，恰好组成一个聚落的西南角；F15，F13 分别布于 AT2021、AT2022 和 AT1919、AT1920、AT1820、

AT1720，从房基遗迹的走向看，F15 似为东西（长）走向，F13 似为南北（长）走向，又恰好构成了一个聚落的西北角。再来观察门道，虽然四座房址的门道都已不存，不能判断其是否为门向朝中央的庭院。另有 F11 位于此组房屋西部约 15 米处，破坏非常严重。而另有 F1 位于该房屋的西北部，保存最为完好、规整，平面呈长方形，朝南，分前、后两室。前室门道内侧两边各立一柱，门向朝南，北墙为土坯墙。发现如此规整，破坏较少的房屋，且室内发现有火塘的遗迹，确实值得注意。而这两组房屋又相邻，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凹”字形院落<sup>[5]</sup>。很明显如果没有统一的社会组织，这样严格规划的布局是不可能形成的（图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组房址紧邻一期房址 F3。这样我们是否可以推说，F3 是一期聚落的扩建或增建，说明一、二两期聚落格局应当相似；甚至有可能二期是在原一期房址的基础上重建的房子。通过 F3 的存在位置，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该处是当时人们长期居住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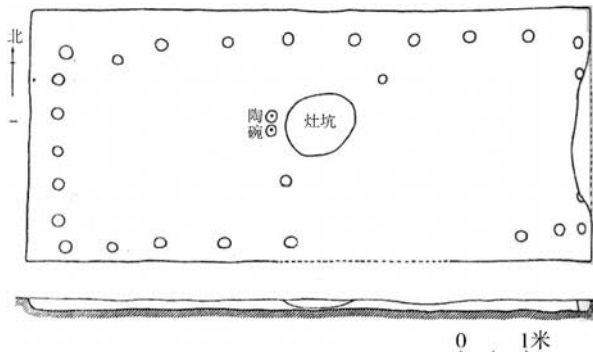
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遗存内，共有 6 座房址，均平地起建，破坏严重，但能看出房基多为长方形。墙壁下一般挖有基槽，且墙内柱洞较少，说明此类房子的墙体结构应为版筑墙<sup>[6]</sup>。用灰白色或黄褐色土铺设地面，也有用细碎的红烧土。根据《肖》内房基线图位置可以大致看出，F9、F6、F7、F12、F4 似乎围绕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构成了一个聚落的基本形态。

再根据《肖》的分期，F14、F9、F6、F7 均为早期，F10 亦应属同期，但由于其地处偏远又无可证依据，故无法判断。早期的房屋除 F9 外，其余的面积皆在 20—30 平方米之间，均属小型房屋。F9 的面积达 94.76 平方米，呈长方形，内无任何隔墙，且室内亦未发现灶坑以及其他的遗迹，且 6 座房子中仅有 F9 的南壁（仅存）外缘，紧靠墙壁处发现一道窄长条形的红胶泥，其可能



图一 肖家屋脊屈家岭文化 F1 平、剖图

〔采自张弛《长江中下游史前聚落研究》〕



图二 肖家屋脊屈家岭文化 F15 平剖图

〔采自张弛《长江中下游史前聚落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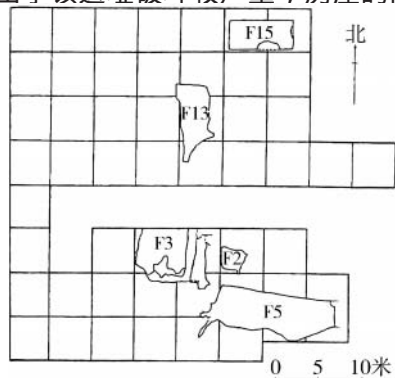
具有某种特殊象征意义。可知此大型房屋也许为专供当时聚落成员集会之处。再来看其余五座：F5因保存稍好，在房子的东墙和西墙外，分别发现与该房子相同的灰白色居住面，应是和此间房子相连的另外两间房子。F10室内残存5个柱洞，其中4个较大的（D1—D4），南北呈直线排列。据此，可推断此处可能为分隔房子的隔墙。F14室内发现7个柱洞，其中D4—D7位于居住面的南半部，且由东向西呈直线排列，也可推测此为分隔房屋的隔墙。F6、F12因无明显的遗迹，故可认为单间。F7虽不完整，但从其墙基槽的分布来看，似为三开间以上的多间排房。

由上述可知，石家河文化遗存的房屋可分为单间房、分间房、多间排房，其房屋形态多样，反映出了南方地区多分间房甚至多间长屋的特点。

晚期的F8建于该圆形聚落中央的特殊位置，面积稍大于F9，且为分间房。室内结构也较其他房屋复杂，墙内柱洞众多，屋内西南角还有一块地面是用细小的卵石铺成，故推测此房不应为一般的住房，也应是聚落成员集聚的场所。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此聚落从早期到晚期，房基没有叠压、打破的迹象，且晚期还在中央增建了一集聚场所，故可推测该聚落是长期居住的区域，且聚落形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相反，晚期可能人口数量增加，生活繁荣，还增建房屋。这种情况表明，此聚落形态得到当时居民的认同，并且可能有意识的长期维护，这种聚落形态和房屋布局有可能是刻意设计安排的，隐含有一种制度性的结构，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时期房屋的布局，暗示出其可能共属同一个亲族团体。而每个房屋代表的就是一个家庭单位。此部落的布局长期没有改变，且得到维护，表明村落族体的凝聚性和制度性。

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该遗址的聚落形态与半坡文化姜寨聚落具有相似性，即呈向心式布局。但由于该遗址破坏较严重，房屋的门向无从



图三 肖家屋脊屈家岭文化房屋分布图

〔采自张弛《长江中下游史前聚落研究》〕

考证。五座房子环绕中央广场却是可以肯定，从而组成了一个整体，且各自又具独立性，统合为一个生活区。所以，从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聚落的整体来看，这种格局的出现不太可能是偶然性，应是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促成的。

再从聚落布局的角度看，石家河文化早期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格局相比，前者要比后者显得松散的多，后者属于严谨的“庭院式”房屋布局。前者属散点式分布的格局，分布相对自由，故整体性没有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强，这也似乎可以推算出石家河文化时期亲族团体关系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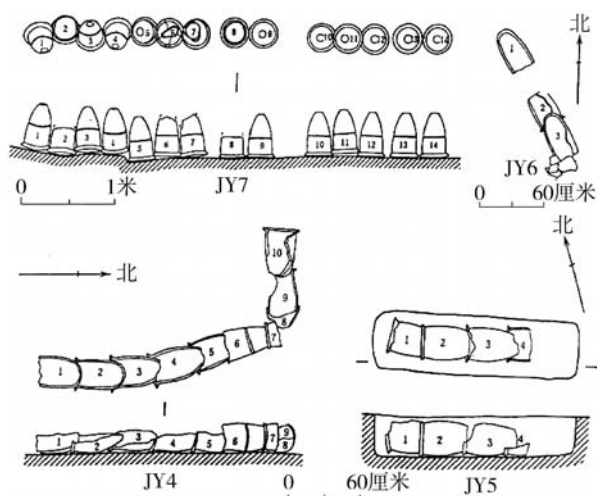
据《肖》报告，该遗址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发现的15座房子中，仅有4座即F13、F15、F12、F14，屋内有灶坑遗迹。如果该聚落是人们长期固定生存的场所。除去族人集会的大房子外，其余以家庭为单位的房子至少都应该有一个灶坑。如黄楸树遗址<sup>[7]</sup>几乎每座房子内都至少有一个灶坑。因为灶坑功能除取暖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炊煮食物，所以应是每个家庭必备的。出现上述现象的情况有两种：一种可能是房址居住面破坏太严重，无从考证。但F1保存完好规整，无灶坑的原因可能是F1为专供家族集会的房子。另一种可能是，除少数几个房内有灶坑外，其余都没有，说明当时人们也许主要在室外炊煮食物。但在房屋周围却未发现类似灶坑的遗迹，也许第二种难以成立。如果第一种可能成立，则每个家庭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也表明家庭是基本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sup>[8]</sup>。

## （二）祭祀活动区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宗教在人们生活中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sup>[9]</sup>，于是就出现了专门从事宗教信仰和祭祀的场所。这些场所对于了解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与祭祀，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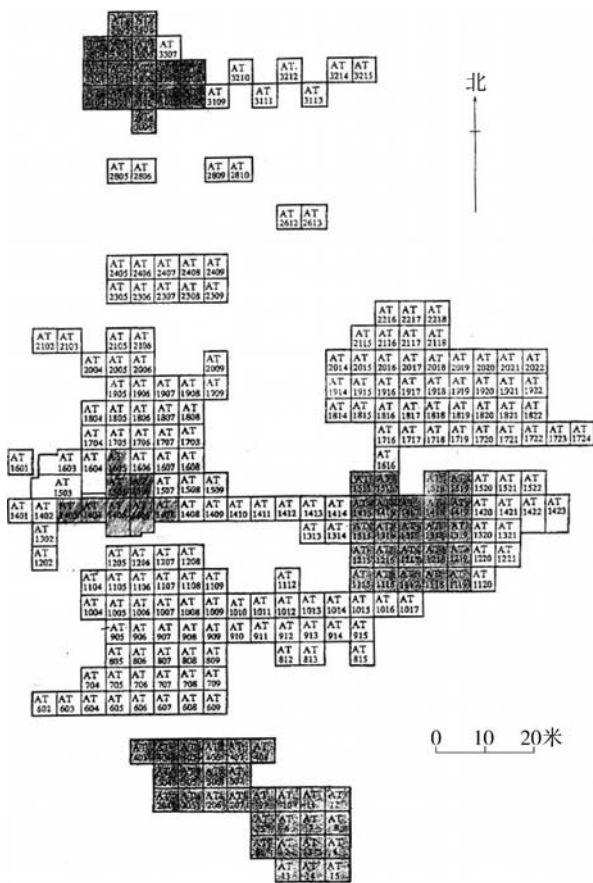
在石家河文化时期建筑区的附近，还发现了七处石家河文化早期厚胎筒形陶臼相互套接的遗迹现象（图四）。主要集中在遗址A区中部，大都破坏严重，编号为JY1—JY7。这些陶臼有时也称为“陶缸”，均为厚胎筒形夹砂红陶，大多完整，有的底部有孔或被凿穿，不少还发现有刻划符号。总的来说，这些陶臼遗迹除了JY7的陶臼单个直立放置外，其余均相互套接横向平放，且大多数平放于当时的地面上，少数亦有置于坑中的<sup>[10]</sup>。如：JY4，A组7件陶臼口底相套接，呈南北向平铺，底部皆凿穿，长2.18米；B组3件，呈东西向放置，长0.9米。JY5，保存较好，4件陶臼口底相套接，呈东西向平铺，底部皆凿穿，长1.2米，平放于一长方形土坑之





图四 肖家屋脊陶臼遗迹平面图

[采自《肖家屋脊》]



图五 肖家屋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墓葬分布图

(阴影处为墓地位置)

[采自张弛《长江中下游史前聚落研究》]

中。JY6, 3 件陶臼, 结构同 JY4, 残长 1.18 米。JY7, 由 14 件组成, 东西放置, 长 4.52 米, 陶臼口均朝下。9 号和 10 号间距 0.32 米, 7 号和 8 号的间距 0.13 米, 其余基本上没有间距<sup>[11]</sup>。

目前学界对这些陶臼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 这些陶臼遗迹大多出于建筑区域, 有些成排者可以看出是与周围房屋长轴平行或垂直的, 而且有的发掘出于类似房屋垫土的堆积中。由此推断, 这些遗迹可能也是房屋奠基的遗存<sup>[12]</sup>。另一种观点认为, 《肖》指出此类遗迹与宗教活动有关<sup>[13]</sup>。张绪球先生进一步指出, 用于祭祀的陶臼或筒形器实际成了祖先的象征和化身, 似是一种巨大的陶祖, 并且这类遗迹外形上与金文或甲骨文的“且”字相似, 疑为似其原形<sup>[14]</sup>。恰好该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早期的陶臼(AT1320○2:7)也证明了这一说法。故笔者基本同意张先生的说法是对祖先的象征与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陶臼上都有刻划符号, 而且绝大部分陶臼腹部的符号是相同的。不过邓家湾陶臼刻划符号与肖家屋脊的陶臼刻划符号略有不同<sup>[15]</sup>, 说明两地陶臼遗迹所代表的含义有所不同, 可看出当时不同族群团体之间信仰的差异性。

回头看一下空间分布的情况。肖家屋脊遗址的陶臼遗迹, 据分布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 JY1 位于发掘区南部, JY3 位于发掘区中西部, 其余均位于发掘区的中部。而它们的放置方式, 如 JY7 呈东南向, JY5、JY3 呈南北向、JY4 曲尺面呈西南向、JY4 曲尺面呈东南向<sup>[16]</sup>, 可见遗迹之间无明显的规律性与统一性。再者, 陶臼大多置于地面上, 可以推论是便于人们长期循环使用。并表明这种崇拜与祭祀活动, 可能是具有公共性的, 而陶臼遗迹结构上为首尾相连, 是否当时人们用以象征其族群绵延相继。

### (三) 墓葬区

从宏观角度看, 因屈家岭文化时期与石家河文化早期都盛行土坑墓, 而零星出现瓮棺葬, 故将两个时期放在一起进行论述。而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墓葬, 则清一色是瓮棺葬, 故将其单独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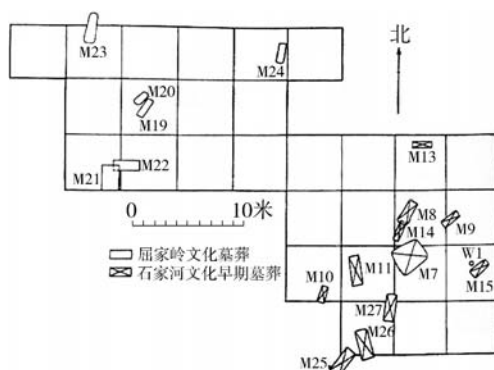
肖家屋脊遗址在屈家岭文化时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 土坑墓分布较分散, 均分布于房屋区域的两边, 有零星几座或成组分布。成组的集中分布于三片墓葬区(图五), 南部的墓葬区由 6 座屈家岭文化时期土坑墓和 11 座石家河文化早期土坑墓组成。其中屈家岭墓葬均分布于西半部, 较松散。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位于相隔 10 余米的南半部, 布局紧凑。墓葬方向不一致, 墓葬分散结果显示, 墓地的使用是由西向东发展的<sup>[17]</sup>。东南部的墓葬区, 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 16 座,

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 2 座，两个时期的墓葬紧挨在一起，分布相对密集。墓葬之间叠压、打破关系也特别多。西北部的墓葬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 11 座，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 7 座，此片墓地保存较完整，墓葬排列也较有规律，且大致可分东、中、西三个小部分。东边 3 座墓除了被 M63 扰乱外，其南北两侧的 M58、M61 均为东西向，西边共有 8 座，基本上为南北向<sup>[18]</sup>，还有 4 座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和 2 座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各自两两成对，分 3 处埋葬。再有就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的瓮棺葬大致分布在一个地方，有的也见于上述墓地中，有的则较分散。此外，上述三个墓地的使用时间均为屈家岭文化第二期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数量接近，墓地之间的距离也不远。结合整个遗址来考察，当是一个氏族内部的三个家族墓地<sup>[19]</sup>。

从墓葬的分布图来看，3 个墓区均位于聚落的一侧，即西北部（图八）、西部（图七）和西南部（图六）。这反映出了墓主与这个聚落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即墓主生前属于此聚落，且似为一个有意识规划过的家族墓地。西北部墓地恰与北部 F13、F15 相邻，西部墓地与 F3、F2 相邻。此二者可能存在对应关系。它们可能代表了亲族团体内的一个支族。这种情况似乎暗示着聚落空间上与亲族团体内部之间已经发生了分化，从而使以家庭或支族为单位的个体与聚落内特定空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聚落空间距离的增大，似乎也反映出亲族团体成员之间社会距离的增大。西南部的墓地是作为一个单独个体而存在的，与整个聚落的距离较远，而无从确认其所属的对应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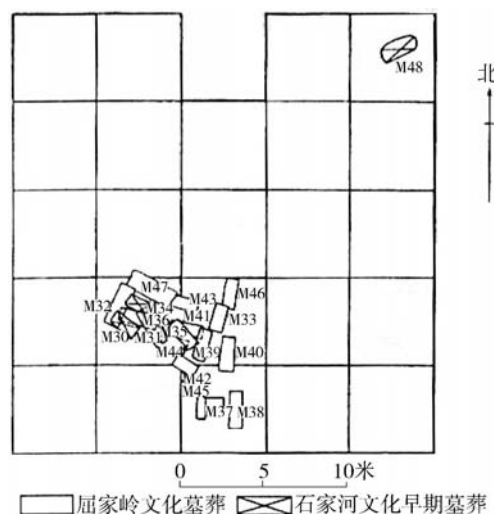
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晚期均采用瓮棺葬形式，共发现 77 座。大部分分布于遗址中部同期水塘的东、西两侧，两侧墓区的瓮棺葬格局相对紧凑，东侧则相对松散。另有 23 座零星分布。多为成人二次葬，葬具以陶瓷为主。

从微观角度看，关于墓葬形制特点，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土坑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其中 4 座墓有二层台，且其形式有两种，一种为侧边二层台，如 M47、M52；一种为足端二层台，如 M21、M69。墓坑大小不一，没有发现明显的葬具痕迹<sup>[20]</sup>。关于葬式，屈家岭文化时期土坑墓的死者葬式都是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头向多朝北，也有朝东或朝西的。石家河文化早期墓葬的形制与前一段时期大致相同，葬式也基本一样，只是还有摆放成一次葬样式的二次葬者，头向以朝东的墓为多。而石家河文化晚期则仅见瓮棺葬的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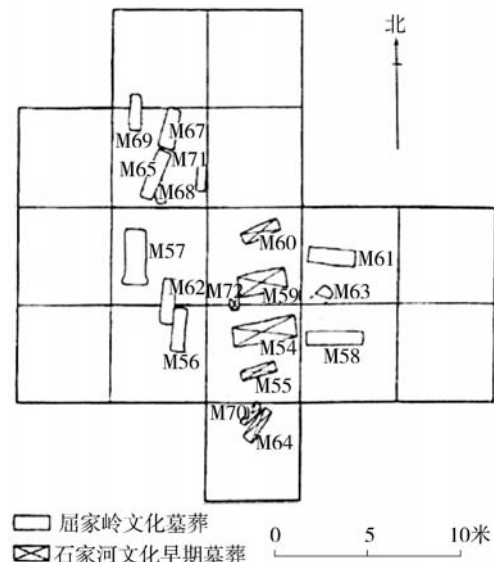
图六 肖家屋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西南部墓地墓葬分布图

[采自张弛《长江中下游史前聚落研究》]



图七 肖家屋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西部墓地墓葬分布图

[采自张弛《长江中下游史前聚落研究》]



图八 肖家屋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西北部墓地墓葬分布图

[采自张弛《长江中下游史前聚落研究》]

从随葬品方面看,屈家岭文化时期的 37 座土坑墓中除 4 座没有随葬品外,其余各墓中随葬品从数件到 20 余件不等,虽然存在差异,但并不悬殊。表明这个聚落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还不甚严重。但到了石家河文化早期则发生了变化,重点看土坑墓出土的随葬品,有数件到百余件的差距,其中 M7、M54 的随葬品都达到百余件。M60、M64 等则出随葬品 5 到 6 件。这个数量上的差距说明到了石家河文化早期,社会贫富级已经出现了分化。而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则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晚期皆采用瓮棺葬的形式,不见土坑墓,这是变化之一。之二是瓮棺葬具的悬殊,大多数瓮棺不仅形体小,质量差,且随葬品往往也是一无所有,恰与大型瓮棺相反。之三则是瓮棺中的随葬品,从无到有,数量差距之大,其中 W6 的随葬品,不仅数量居首,而且还是一些(56 件)精美的玉器,质量亦是最上乘。并且仅有此墓中出土了陶斜腹杯,猪牙等。表明了此墓主的身份之尊贵,可能为当时聚落中似亲族族长的地位。

从另一个角度看, M54、M59 所出随葬品数量虽多,但似乎等级并不高(图九)。因其随葬品都是陶罐,且陶罐的形制几乎相同。在一座墓中随葬大量相同类型的陶器,间接反映了在陶器制作或经营中似乎已经存在了专门化现象。也可推测在这个聚落中,有专门从事陶器生产加工的作坊。而且附近发现的几处窑址也印证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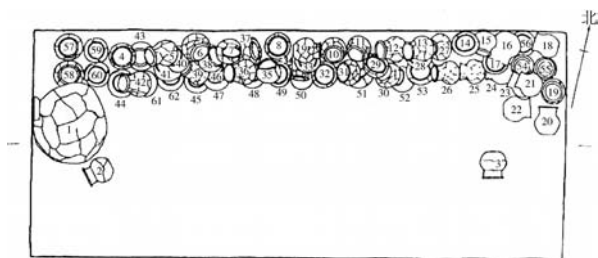
再者,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的随葬品均是陶质生活器皿,但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的随葬品,除陶质生活器皿外,还有石器。早、晚两期石器类皆以加工工具类(斧、锛、凿和钻)最多,武器类(穿孔石斧、镞和矛)次之,农业生产工具类(刀、研磨器)最少。从中可做出两方面的推论:其一,从石器类型的数量上看,武器类多于农业生产工具类。对此,有研究者认为,不能据此就认为当时人们是靠打猎或对外掠夺来维持生计的。因为对于石家河遗址群中相对密集的人口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唯有农业才可能是他们

主要的经济活动,这从遗址群中发现的大量稻谷皮壳的遗迹可以得到证明。至于石质工具少见的原因,可能存在非石质工具,由于埋藏在酸性土壤中朽坏而未名去发现之故。我认为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这点从石家河文化遗址群的石家河古城址成为当时的聚落中心就可以看出。肖家屋脊遗址作为中心聚落石家河古城的附属聚落,必然亦受其庇护。这也印证了当时确实战争频繁。且长江中游是农业起源地之一,最早可追溯到距今 9000 年左右<sup>[21]</sup>,以后各期也多有发现。在石家河遗址群也发现过含大量稻谷皮壳的红烧土等,故稻作农业应是其主要经济活动。但目前,不仅在肖家屋脊,乃至整个石家河遗址群也几乎没有发现农具的考古资料。可能是考古遗址揭露不全、资料积累不够,也可能在当时农业生产中使用的为非石质工具,已腐朽,无从考证。故前面所说的第一种观点似乎难以成立。

其次,从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分布的变化情况,讨论聚落人口的问题。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在 AT1410—AT1415、AT1313—AT1314 的位置,发现了一个水塘。在水塘边,有的地方可以明显看出用大块陶片铺成的生活淘洗点,也同时说明此处是人们长期的生活居住场所。且除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房子均在水塘的东部外,屈家岭文化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墓葬亦均分布在水塘的东部。说明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到石家河文化早期,水塘的东部是人们长期居住生活的区域。而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一部分墓葬扩张到了水塘的西部,从中可以推断当时可能由于聚落内人口增长,水塘东部的地域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故已将晚期的瓮棺葬扩至水塘的西部(图十)。

### 三 结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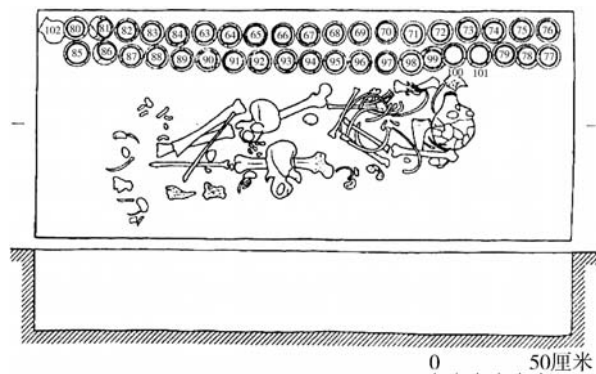
通过对肖家屋脊遗址聚落结构及形态功用的



图九 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早期 M54 平、剖图 左:上层随葬器物图 右上:下层随葬器物图 右下:纵剖面图

1 陶大口缸 2-102 陶高颈罐

[采自张弛《长江中下游史前聚落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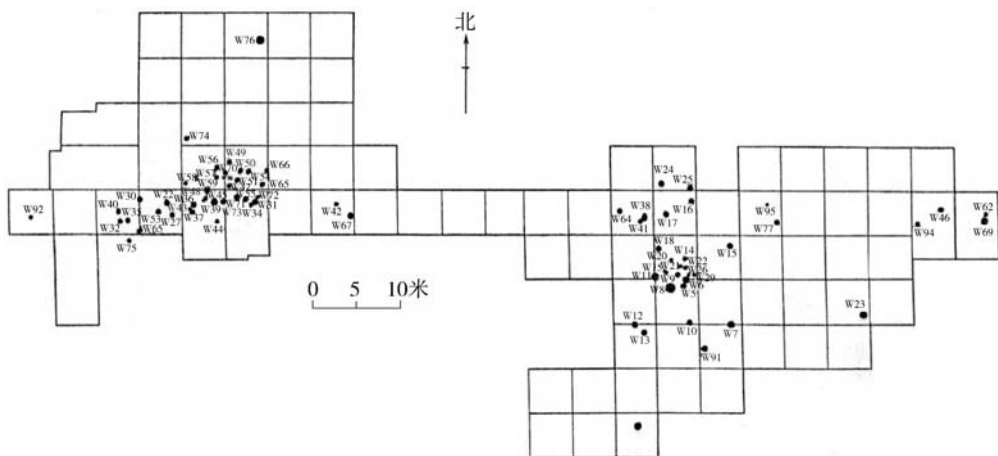


图10 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瓮棺葬分布图

[采自张弛《长江中下游史前聚落研究》]

考察,可以得知该遗址存在着居住区、墓葬区及祭祀活动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规划,其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较完整的聚落体系。

居住区由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凹”形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散点式,可以看出虽然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房址仅 7 座(可能存在破坏严重或发掘不充分等原因),但从其分布范围看,聚落的范围已较屈家岭时期有所扩大。且从其布局方式看,似乎已经具有中心聚落与附属聚落的初步形态,即散点式。表明该聚落随着时代的更替,逐步走向文明。

祭祀活动区仅发现于石家河文化早期,根据目前发掘材料我们知道,肖家屋脊遗址聚落最早的文化层是屈家岭文化,表明该聚落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结合目前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情况看,屈家岭文化时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是文化最为发达,向外扩张最迅猛的时期,到石家河文化中、晚期慢慢走向衰落,直至最后消匿于历史的长河中。从中我们可以推测,该聚落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是其最强盛的时期。而当一个聚落处于强盛时期,其内部的矛盾就会逐步加强,两极分化就会愈加明显,这点从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墓葬内随葬品方面就可以看出。其权力往往趋于集中化,此时集权力于一身的所谓“族长”就会通过一些方式,以显示或维护他的“神权”。这样祭祀活动就必不可少,这样在这个时期出现专门的祭祀活动区就显得格外正常。

墓葬区,从墓葬形制上看,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土坑竖穴墓为主、零星瓮棺葬到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土坑竖穴墓为主、零星瓮棺葬再到石家河文化晚期仅出现瓮棺葬一种葬俗。从随葬品上看,屈家岭文化时期随葬品之间数量差距不大,基本看不出有两极分化的迹象。但到了石家河文

化早期随葬品之间的差距突现,从无到 5、6 件再到百余件,显示出当时社会的贫富和社会等级分化的已十分明显。而其中出百余件仅有 2 座墓,更可看出少数墓主社会地位的尊贵。石家河文化晚期随葬品以玉器为主,77 座瓮棺葬中就有 16 座随葬玉器,且数量的差距也很大,可见当时社会结构从早期到晚期未变,似已成熟。

肖家屋脊遗址是石家河遗址群的典型遗址,因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初步研究认为,长江中游地区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后,社会结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过去相对平静的家族内部,出现了极为明显的两极分化。贫富之间不仅只是存在着差别,而且还形成了较强烈的对比。

注释:

[1] 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中原文物》1999 年第 1 期。

[2][4][6][11][13][16][17][18][19][20]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 1999 年。

[3] 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文物》1997 年第 6 期。

[5] 郭立新:《屈家岭文化的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分析》,《中原文物》2004 年 6 期。

[7][8]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浙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 年第 3 期。

[9] 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2006 年 5 期。

[10] 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14] 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

[15]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肖家屋脊》代序,文物出版社 1999 年。

[21] 北京大学考古系:《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 282 页,文物出版社 1992 年。